

祗
平
居
士
集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一

嘉興 王元啓

記一

道南書院碑記

代

延平道南書院明正德間知府歐陽鐸始建城北龍山之麓後院既壞廢爲師者輒於他所自擇閒曠之區開館授徒有司遣官歲一臨視而已故其學謂之府義學師曰義學師義學師徒取南平邑中老諸生爲後生所推信者爲之常數十年不易故院中田畝或遂占爲己業轉鬻他人至康熙某年知府周元文至念學中無恆產生師皆難繼處以守乃支無碍庫銀買田若干畝歲收穀八十石以爲

爲師者脩脯之資於是始有書院之田五十七年知府任
宗延復相地於紫雲之臺卽府儒學舊基重建道南書院
於是始有生師講讀之舍蓋 國朝書院之興二公之力
爲多其後書院歲久弗葺而某所有正音書院屋頗宏遠
諸生輩皆遷寓其中由是道南書院反成虛設乾隆十一
年前憲副張公坦特加修整又禮請故時邑大夫之去位
而有文望者使主講席公復時時入省其課一時士類向
風人材蔚起蓋自是而主其席者必慎選博學有道高名
之士以楷式諸生諸生輩亦無不以得入書院爲榮然而
講堂之外廡舍無多而修脯之不足與諸生飲食供饋諸
需皆官斯土者捐俸爲之某不敏爲令南平七年於此仰

承兪憲李公及先後諸太府公樂育人材之意早夜圖所以爲諸生長久之計凡續置田又若干畝稍補修脯之缺尙期修脯旣充當續爲諸生謀膏火之資而余奉龍溪之檄旋卽得代以去將行諸生請刻石以記其事其意若欲歸功於余者余不敢當也爲厯叙前此興復之由使知前人之爲諸生謀者用意甚勤而厯年甚久如是諸生可不爭自奮勉以無負守土者作人之厚意也哉遂并記其田畝穀石之數於左而空其下方以待後之同志者爲續茲未竟之緒焉

順昌縣新修儒學記

順昌學宋慶厯初始建縣治之西元豐中移建治東舊制

前廟後學明洪武間始改爲左廟右學正德初嘗一徙治西至嘉靖十八年而復四十二年徙建西郊之外萬歷中復還治西至崇禎四年始定縣治之左宋元豐間故址迄今百三十餘年無改 國朝屢有興修近復頽敗今令陳君鋌爲撤去朽壤易以貞材堅甃通廟學而重修之復斲石爲欄楯以周泮水之旁其他自門徂堂壯偉麗密一切有加於初經始乾隆癸未月日越乙酉月日落成陳君來請余文以爲記余惟唐世州縣有廟而無學宋慶歷四年始詔天下立學然猶曰縣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爲之則其屈於力之所不得爲者尙多也今 國家治教休明雖深山窮徼士莫不挾冊而談詩書而學官之設遍天下雖古

黨庠遂序之盛矣以加焉而吏茲土者始受事必先釋奠
於先聖退率諸生會講於堂他若春秋二仲之月及朔
望日例皆有事於學宮而居常罕有過而問者由其沈溺
於簿書筐篋之間而力遂不暇乎此君獨能以爲先其可
謂知所本矣抑順昌當有宋時有翁好德者以文行見重
龜山爲士林所宗而高峯槎溪親受業於龜山海菴之門
學者稱爲二廖先生其遺風餘烈至今猶足興起後賢夫
以宋代理學之區有前哲爲之儀範又當聖朝治教休
明之會得賢令爲之振興吾知順昌之士必有敦文厲行
追蹟先賢出效國家之用者豈徒務詞華博科第以希
一得之榮而已哉是役也靡金錢凡若干萬費皆出國子

生張正源先是生嘗特建 萬壽宮爲邑中 朝賀地制
甚宏鉅茲又悉出已資助成賢令興學育才之意其樂善
不倦之懷有足嘉者因併書之

重修儀封縣學記

儀於春秋爲衛邑漢置東昏縣魏晉以後并于浚儀至宋
乾德中復置東明縣入金改爲儀封至於今因之廟學之
建其可考見者唐天寶中陳留改文宣王宮浚儀令裴勝
爲立石廟廷而封邱丞陳兼實爲之記其專設于縣者明
洪武二十二年始建至我 朝立國百餘年來代爲增修
今 上乾隆某年邑令某侯復爲改作而一新之其規制
嚴整與夫材瓦之良丹雘之煥俱視昔有加諸生某某實

董其役經始某月至某月落成衆議刻辭於麗牲之石因來請記於余余惟自昔名人達士履舄所經一時山川草木皆得被其光榮後之人摩挲陳迹雖去之千有餘歲猶將追想其流風慨然如見乎其人況我儀爲夫子停驂之所封人請見而木鐸一語遂穆然深有契于天心大聖人德輝所被至今猶若昭然其在目則夫千百世下聞風而興起者宜莫切於吾邑之人所以廟貌之新某侯一倡其始邑之人爭勸趨之蓋所謂順其向學慕道之俗而導之以所樂爲故宜成之如其不難也抑考圖志如劉昆楊倫輩皆兩漢大儒傳經講道弟子至數百千人其居官立朝皆卓然有所表見近代以來科第之盛甲於他邑而文

章理學尤爲四方所宗仰其他以風節行誼勳名著于邑
乘者代不乏人故儀封雖小邑往往爲海內之所指稱今
又得賢侯倡率之諸生其必思所以媲美前賢而後無忝
爲聖化之所漸濡且不負侯興學崇教之盛心哉是爲記

公孫橋記

由嶧縣臺莊而南六十里地名澗頭集集西南半里許有
河曰泉河東西兩涯實爲臺莊赴徐州必由之道其水出
黃邱山南西流而北注至此凡十五里黃邱之南又有庫
山羊蹄謁子諸山之水皆注焉常時涓淺欲涸行者可以
布武而過故雖居孔道無橋梁以濟行人然而霖潦時降
諸山之水並發交滙漫溢田廬往來者阻絕兩涯歲以爲

病雍正元年故內閣學士徐公爲兗寧道僉事道經於此感然傷之於是始有建橋之議徐公首出俸錢爲倡屬嶧縣丞黃之瑞募諸好義之士共襄之成於二年八月公自爲記名之曰澗頭橋歸勞黃丞不尸其功土之人皆曰是橋之創徐公之功也其何可沒乃別樹一碑大書曰徐公橋人遂傳稱爲徐公橋不知其名澗頭也其後橋壞不修歲以圯剝斷石碁布河中行者蹴石跳踊而過蓋其廢又二十年餘矣今中丞公以閣學之孫出撫山左有渭南程君士範者惻惻士也爲利津令十四年不調中丞特加知賞調知嶧縣君以道路橋梁爲政之所必先又中丞爲濟南府時每念是橋廢壞思繼爲修築以永先澤於弗替時

時爲其僚吏言之君嘗與聞其語茲感知遇之恩出其用
餘之俸親詣橋所庀材鳩工不數月告竣土之人又曰此
非程君之功先閣學之遺澤中丞實永延之又別樹一碑
大書曰公孫橋人遂傳稱爲公孫橋益不復知有他名云
於是程君已升浙江安吉州知州將候代以去書來請記
於元啓元啓舊游閣學之門於中丞忝一日之長執筆以
記公之世德蓋所樂爲而程君於元啓又同年友也於其
請不可以辭乃爲記曰橋跨泉河東西其長百有二十尺
高十五分其長之一廣十二分其長之一醴水爲七築墩
六座墩如橋廣之數而南北又各加其二焉其石取材於
舊者半伐諸近山者半功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三

日越明年三月十一日落成凡役夫一萬二千三百費錢八十四萬徐公諱湛恩公孫名績橋成之後一月庚申朔前將樂令王元啓記

金谿渡重建浮橋碑記

將樂縣治之南有水南上下二村民居千戶與城中烟火相望顧爲一溪所限隔宋紹熙間邑人黃侍郎伯固始於城之東南隅駕梁以達水南之下村今三華橋遺跡是也而上村之民有事於縣者則於金谿門外設渡以濟明嘉靖隆慶間嘗再建浮橋不久旋廢萬歷三十五年漲水壞三華橋往來者無所取道因議復建浮橋於故所至四十二年重建而南京國子助教林宗爲詩以記其事自是以

後遂無所考蓋其廢百數十年矣周生瑞爰其五世祖世
紳明萬歷初邑丞范大獲修復三華橋實資其力至是南
州熊君大捷爲延平都司往來斯渡思復浮橋故制集邑
之紳士謀之生旣感君之義又念其先世疲躬濟物之勤
慨然思繼其志因爲書白縣令自請獨任其役令爲具申
臺省卽命練日鳩工經始乾隆戊寅某月日至某月日落
成其制聯舟二十有八舟左右各絙鐵索以縻之而疊板
於上以承其空旁則翼以扶欄每舟廣若干尺長若干尺
左右鐵索若干尺役工若干靡金錢若干邑人享其成勞
不忍沒其所自因相與礱石而碑之乞余文爲記余惟水
南一墟南通沙尤溪二縣爲往來商旅之所必經而凡邑

之樵山而藝野者晨出暮歸胥假塗焉故時三華橋未壞
金溪之渡不過爲上村民入城取便之計橋壞而來往悉
由之提攜負擔望於兩涯不獲及時以渡渡卽彼此爭舟
因而擠墮深淵者蓋累累有之生獨引爲己責復百數十
年已壞之蹟而使行者皆獲其安所惠濟者博矣而邑之
人臨流歎羨必追誦其先世之勞績以見周氏世有其人
則雖其五世以前已就湮滅之功猶將藉此而益彰焉斯
尤足以爲邑中孝子仁人之勸也已因爲備著其始末而
并載其捐置田畝歲入之數所以爲隨時修葺之費者於
其後使來者有考焉是爲記

重修泗水橋碑記

代

泗水西南流至兗城東南五里貫莊鋪爲南北往來車馬之所必經舊以舟渡明萬歷中魯憲王始創石橋以濟橋之制爲孔十有五鑿石爲壑豐其本而銳其末使湍水分流而不怒壑凡十四高出水面三丈有奇上爲飛梁長七十餘丈廣二丈八尺旁有扶欄欄之柱左右各七十有三皆琢石爲之蓋捐二十年王俸所入經始三十二年春至三十七年夏始克成事其費繁役久如是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中三孔爲漲水所壞五十四年前守金一鳳修之越歲告成距魯王始建時百有七年矣乾隆二十年南岸二孔復壞因循二十餘年梁柱日圯乃更縛草爲橋以通行旅余偶經此土慨前功之將廢思繼惠於無窮乃蠲俸

爲倡諸僚吏踴躍相飲鳩工伐石自四十三年某月始幾
閱月而工竣凡費錢幾千幾百幾十貫距金守初修時又
六十年矣于是諸僚吏咸請爲文以記其事夫以今所
費視魯王始建時不及百之一二然必藉衆力乃成則以
前此固循已久也誠使後之守土遇有圯壞卽加修築則
所費當更省於今而前世之成勞可永延於不敝其爲利
不益溥哉余爲記非獨以紀今功亦欲以詔于後也橋成
之後一月某官某記

蓬萊閣閱水操記

代

登州北瀕大海其山曰丹崖其最勝者曰蓬萊閣士大夫
燕遊歌咏必集其處蓋不獨海市幻形盪搖萬象有珠宮

貝闕之奇而風帆沙嶼滅沒於滄波浩淼之區雲物詭殊
頃刻百變意古高世隱德之士若安期羨門之徒猶有往
來栖息於是中者明季倭犯朝鮮登州外接重洋距朝鮮
不遠故禦倭之制爲特備旣於城北增築水城而水師兵
衆至分營爲六明季登州水師有左營右營中營遊營平海營火攻營近制但有前
營設兵六百餘名分南北東三汛百數十年來海波恬息
民生不見有犬吠之警反得倚巨浸爲天塹而魚鹽蜃蛤
不待他仰而足黃髮垂髫熙然各遂其生豈非 國家聲
靈遐暨寰海咸賓吾民父子祖孫其涵濡於郅治之澤者
爲已深哉間嘗按圖考誌得故學使施閏章海鏡亭記謂
此亭先朝臺使者閱水師處而訝今武備之不講也久輒

爲之低徊三復感二百年來前後事勢之異而歎 本朝
之治化爲獨隆又念吏茲土者荷 聖化之帡幪得優閑
歲月苟祿以冒遷者亦復不知有幾是則登覽之餘又可
以動曠官之戒也今年秋余以閱兵至此得游所謂蓬萊
閣者于焉勒習水師縱觀諸戰艘揚帆捩柁往來駛疾之
紛紛而總戎竇公復募善水士教以蹴波列陣之法躍入
深潭計三四丈餘而腰以上不沒藏火藥具於帽簷旁側
忽馬礮聲四起與洪濤聲砰訇互答煙霧重溟迴風環捲
雲滃霧亂博望迷離已復各出牌刀相斫擊撇旋左右出
沒如神余爲目眩者久之爰加厚賞以旌其能竇公特請
余文爲之記余旣歎 本朝治化之隆幸斯民得生海不

揚波之盛世又嘉賓公之勤於其職而余得藉是以討
軍實時訓練庶非無事而漫游者公又檢得大小奔位五
十四具爲故時兵瑣所不載一一稽其在處而籍書之此
皆海防軍政所關於事爲可書者遂不辭其請而爲之記
若夫寫雲濤之壯觀而肆登覽之奇懷前人之所述侈矣
余又何以加焉賓公名璵山西平定州人乾隆三十七年
八月某官某記

濟寧州重建衙署記

代

二十三年夏某奉命來守濟寧先是雍正初先大父分
守兗寧道駐節濟寧而外大父趙公實爲州守今三十餘
年某又承乏於此溯仰風徽深愧非謏劣者所能繼武且

懼咎累之積或致隕越以貽前人羞夙夜兢兢不敢自逸
居三年州人亦相與便安之於是衙署歲久弗葺夏某月
命工整其傾圯而易其故材之朽壞者加聖飾焉由是燕
居之堂肅賓之館煥然一卽于新明年春 天子南巡狩

蒙 恩召見行在以知府擢用則某又將候代以去不久
居于此矣自惟竊祿數載於事無一可書區區廨宇之間
支頽補敝詎足以煩紀載惟念幼承先大父之訓所以敦
勉教飭者良至今幸履公舊日臨御之邦得時時悚惕其
精神而外大父爲守于此前後十有八年諸所興爲具有
條法至今一一可遵以某之無能忝茲要劇幸免于辱且邀
天子之寵恩得遷擢以去者寧敢忘其所自來乎然

則衙署之重修蓋以竊寓羹牆之慕焉非云務觀美便居息已也因追書其歲月而爲之記

熊氏祠堂記

熊之得姓蓋出黃帝有熊氏後鬻熊爲文王師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今將樂之熊始宋南渡時有孟一府君者河南固始人爲將樂司訓子孫遂家將樂數傳至仲裕當元末時以敦朴致富再傳至彥仁爲名諸生食餼於縣學又五傳至威登正德庚午某榜鄉進士自是以來詩書之澤縣延不絕熊氏遂稱將樂望族其建宗祠則自乾隆元年始至十八年增葺之於是門垣堂寢以及庖爨之舍無不備經始四月辛丑至七月丙子告成糜金錢若干出諸

族人職其事諸生學習等十人旣成學習與其族衆謀曰
祠始建吾族人踴躍勸功助錢不少而耗於浮費續用不
成今者因循十有餘年人旣憚於改爲勢復不能以已其
間集事之艱董役之勤與夫出納之謹而規模之具皆倍
於前是宜備載始終勒諸貞石垂示後人使知構造之不
易如此庶幾歲加塗墍得以無廢成美可乎衆曰然遂相
與買石而礱之請于前邑令嘉興王元啟爲之記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一終

歸安年家子閔思誠訂

祗平居士集卷二十二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記二

勅封忠義神武大帝靈應記

代

昔人有言古之有爲于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者也然至不得已而聽於神則人事必有所未周卽其智亦必有所未盡是故壇廟之設追封之典懿美之稱聖王以此崇德報功而非臣下所得藉以自諉者也往者陽穀縣妖人王倫爲亂時臣績巡撫山東調兵往剿自以標兵四百人從馳赴東昌扼賊之衝賊攻城不克退去臣卽率兵追躡其後遇之于小鄧

莊張四孤莊殲其大半進次柳林伏賊四起我軍陷重圍
中士皆殊死鬪俄而疾風揚砂杳冥晝晦賊衆憤亂罔知
所向適會兗兵繼至併力前剿賊遂以遯乾隆三十九年
九月七日事也賊旣退從者言圍急時見有綠袍赤臉如
廟中關聖像左右指麾賊遂崩潰臣績未之敢信比集標
兵存不滿百檢視衣履多爲賊刃劃傷因念此身不殞于
賊殆有神護賊平之後執訊餘黨之就俘者僉言攻東昌
及柳林對陣時兩見聖像衆遂膽慄而退詢其狀與從者
所言悉合是年冬臣績蒙 恩改撫河南後二年于司馬
莊接 駕溫問及之特 命立廟以祀 御書神威垂佑
爲其額臣謹遵 諭旨擇地于汴城西門之內創建新廟

某月某日廟成

臣

績伏自惟念方被賊圍自分必無生理

然恨竊祿封疆不能消患未萌區區小醜跳梁輒以身殉
損國威而張賊勢其爲罪戾愈深仰荷國家治化隆

盛洽於幽明神威所震豺虺魂亡用能蕩掃妖氛肅清疆

宇斯實

聖朝國祚無疆之慶與大帝神威默相之功而

負慝

小臣

亦得以幸活餘生冀效後此涓埃之報今者奉

命特創祠宮凜

天威惕神監豈惟余

小臣

夙夜不敢

自寧凡百有位皆宜鑒前車而懲後患謹小慎微不留餘

隙庶不負

聖天子賜額褒揚崇祀明神之至意

臣

績無

任悚惶戰慄之至謹備述其事以告來者非徒誌幸其亦
有以警也

嶗山觀日出記

代

嶗山在卽墨縣東南七十里寰宇記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說者謂盛卽成山勞則今所謂嶗山是也山三面環海上有獅子巖可以觀日三十九年夏余閱兵至卽墨營聞其勝特往游焉是爲四月十有四日是夜宿華嚴菴黎明登巖觀日是日無雲無風海水澄碧如鏡少焉紅光昱燿變爲萬頃盪池一線金光橫凝天末稍騰而上其下如有承盤又上頂如戴冠已忽下束其口而其頂甚平如覆瓿之狀再上形如八角先是如盤如冠如瓿日上下皆帶紺紫之色至八角時其色正赤又騰而上形始全員時同觀者萊州守王鶚卽墨令崔雲驂參將豐伸守備李進

忠試用武進士張鉉千總鮑瑛國子生高源凡七人所見
皆同往時觀日者多於泰山之日觀峯然距海甚遠茲山
逼近海濱所見尤的又前記但云浮金萬里以是爲宇內
之奇觀如余所見其形狀且數變昔人未有言及者余謂
物形雖方斜廉鈍之不同懸諸高處仰而視之無有不見
爲員者天文家言月形多凹凸填星形如瓜旁有二小星
如耳歲星四周有四小星遶行不息太白光有盈缺如月
之弦望用窺遠鏡觀之盡人皆可得見日光炎爍隔鏡輒
得火而燃非如星月之可以仰窺惟初出時光不甚赫而
日之平視爲最真故獨能有以窮其變其色帶紺紫者竊
謂積陰之氣爲初陽所逼非日之本形其正赤者乃爲本

形余今所見蓋可補歷代天文志所未及則謂日形八角其說自余發之亦奚不可

嶗山道中觀海市記

代

自嶗山東北望海中兩山南北峙者爲嶸山島中有平山爾雅所謂山上正曰章是也島之西南復一小山土人以爲距岸七十里而不知其名余於獅子巖觀日後還食華嚴菴中循去道以返二十里過修真菴小憩又行二里見兩島各透一白氣故時平山與兩島相接今爲白氣隔絕望如橫堵島南別現一山與西南小山相類從者曰此海市也停輿觀之橫堵忽化爲城垣延屬島南新現之山雉堞高下隱隱可指數西南小山幻爲廬舍市肆與林木相

間廁市南高矗一竿竿旗微動若迎風搖颺然者已而島
南別起一城不與故城相接其上崇樓傑聳數之凡三層
而西南廬肆漸隱微見茫茫煙樹而已頃之崇樓降爲方
亭垣周其外其南復爲廬肆如前凡諸象變遷皆在西南
新舊二山島中城垣固如故也少焉餘象盡泯惟見島峯
高矗其他悉化爲平遠之山已而但存兩島及西南新舊
二山島中平山亦減意謂幻境已窮俄焉城垣復顯島南
浮屠五級高與峯齊其南茂樹連屋盡處復見竿旗而城
垣直西平海中復湧出叢林傑廟廟南數里林樹益茂諦
視見兩人先後次入林中廟勢漸高復幻爲城上重樓樓
上下櫺眼皆具故時林木悉變爲附郭民居民居旣隱而

樓復湧一七級浮屠瘦削于雲蓋自日中以至晡時凡十

數變其境時遠時近近者如在數十里以內時未晡食遂

去而海市尙未已也自昔觀海市者多於登州或禱於海

神始見

有宋蘇軾
朝施閏章皆然

國

余獨於萊州卽墨道中不待禱而

見之又凡昔人所見率皆變滅隨風茲更歷三時而不滅

或以是海神靈貺則余今受貺之隆蓋又倍蓰前人矣雖

然人世有形之物無聚而不散矧其爲形之幻者必俟風

伯驅除始歎浮雲之難久據毋乃見事之已遲余與諸君

皆及半而止歸途彌有充然不盡之趣翻笑前人碧海青

銅之句爲不免看盡魚龍百變也時同行者卽平旦觀日

出諸君惟國子生高原先行獨不與余以浹日而覩異境

者二雖巖處好奇之士或未能兼遇焉旣歸行館因次所
記憶而爲之記

貢川楊氏科舉田記

龜山楊氏之後其別者或居蕭山或居毘陵蓋皆龜山宦
遊之地而將樂則其先世之故居故子孫之守鄉土者支
庶尤繁明成化間割將樂之南境置歸化縣自此龜山之
裔又有著籍爲歸化人者今永安貢川之楊卽其自歸化
來徙者也貢川之楊自始徙逮今且二百年猶以龜山爲
始祖建道南書院於其所居之里以奉其主以訓其族人
子弟于學又設爲讀書膏火之田凡郡邑國子諸生皆得
分食其歲之所入其尊祖收族所以縣詩書之澤於勿替

者蓋猶有其先世之遺風焉雍正間有介山翁者爲其族
之長每月朔望率其族之諸生畢會於道南書院而課以
文時當鄉舉之年見諸生有貧不能赴科者惻然念之乃
卽前世所遺膏火之田別爲條例常歲均給諸生使之勵
志讀書至鄉舉之年則專給赴科之士其不赴科之士槩
不與焉遂更其名爲楊氏科舉之田族人咸以爲宜遵而
行之歷今數十年無改於是其族之後進諸生追念前功
欲勒其事於石以垂永久因翁之孫炳從學於余使來請
文以爲記翁幼習儒業試不售去而爲醫前太守褚祿嘗
延入署中談論竟日欣然曰得子之方可以醫病接子之
論兼可醫俗其爲達官所推重如此炳亦好學有文庶幾

不墜翁之遺教云

順昌縣知縣陳侯德政記

陳侯初令海澄以材勝繁劇改令順昌順昌之人自縉紳大夫下至田野小民無不服侯之教令凡有所爲咸勸趨之侯乃考尋廢典審所緩急次第興舉規制一新先是學宮久廢不治侯爲撤其朽蠹而重新之擴崇聖祠前庭爲獻官與俯之位泮池則周以石欄皆前此所未備也故時國有大慶令帥僚屬於明倫堂北望行禮侯謂此學官都講之堂使學官廢講則不可然旣奉爲闕庭所在北面拜稽事已之後輒又南面而踞乎其上非所以寧臣子之心乃特創萬壽宮於學宮之左重門穹殿旁翼兩廊

繚以周垣嚴其扃鐃有事斯啟以入蓋自南唐保大立縣
以來至是凡若干年邑始覩釐宣幾講讀律令之所
明代舊學址在縣治西前令張元芝於此建華陽書院學
舍無多生師萃處無別侯爲鑿垣西出荆莽平巖拓地數
十弓架涵清閣其上以爲爲師者燕休之所使諸生進見
有節復爲措置田畝得歲入之數百有一十幾石又置本
銀若干歲收其息以資膏火俾生師皆可繼處以守他若
道路亭埃廨宇多有興築而邑誌曠五十餘年未修侯爲
訂訛補缺而成之歲丁亥侯奉制府薦書入觀迄戊子
春仲南還時諸生沐教有年來者益衆書院肄業生幾且
百人侯念爲師者講授之勤復置本銀四百取其息以充

修脯且謂不如此恐後之人未必能逆良先生以誨茲
士也蓋其用意深遠如此是歲八月三日侯以積勞成疾
卒士民悲思舊德乃謀紀侯之政蹟於石以永其揚而請
文於余余觀 本朝陸清獻公爲靈壽志所載縣令氏名
自晉迄明僅二十八人間凡有興作如建署修學刊志之
事必謹書之蓋謂能如是則亦可以無曠於其官矣觀侯
所興建皆非今世所以爲吏課者顧獨汲汲如此侯之克
勤厥職而不苟以傳舍視其官槩可知矣是固先賢陸清
獻公之所取也而其用材與力之多莫如 萬壽官至於
經理書院其遺澤尤足以及於無窮余故書此二事特詳
焉侯諱瑛字貫千江西寧州人乾隆戊辰進士以二十五

年某月蒞任在縣九載以治行卓殊候升府同知未及而卒是爲記

徐催孝節記

徐氏女名催者秀水人翰林院典簿昭之兄女父曰郡學生邦彥母孔氏孔氏連乳二女及催之孕日夜望其生男而又得女意頗不樂一老嫗進曰取其胞衣反之後舉必男第恐此女不肖耳孔氏意在得男遂反其胞且呼之曰催男後三歲果舉一男而女幸無恙長遂以催爲其名云催年若干歲其父客游京師數年不歸故時僮婢皆散去惟催與二姊一弟奉母以居姊年稍長足不踰閭弟在襁凡出入奔走之役悉催任其勞室無經宿之儲一切芻米

蔬菽必資於市隆冬沍寒一童女子往來負任矜嫻風雪中鄰里莫不憐也年十八歸葉氏子芝山事其姑以孝聞越歲來省其母母愛之不忍令遽去俄而芝山以暴疾死催倉皇奔赴旣恨不及送其夫又不敢咎其母之留已茹哀飲痛一慟幾絕未幾姑亦死遂大歸於徐已而其父復以客死乃偕其母來依叔父以居催性婉淑能執勞自下勤於操作工力兼人事其母蓼蠶之外時進甘鮮一皆取給十指戚黨交頌其賢有來求聘者孔氏憐其少寡令其叔母微諷之催黯然下淚曰催亦念之留此不肖之軀始終貽母以憂請從先夫于地可乎語已卽起入室叔母急抱持之曰何遽如是爲涕泣歎獎加撫慰焉其議遂寢先

是催父自京師歸復得一弟長者客死西夏幼弟三娶無子亦遂遠出不歸凡孔氏生養死葬悉催爲經理人謂催始生之日孔氏恨其非男然其奉母實無愧爲其男也催年十九而寡奉母十有幾年母亡又若干年今年六十有三於是嫠居四十有五年矣王元啟曰典簿君與余同年鄉舉嘗爲余言催之行事欲余爲之論著未果後典簿君病廢牀蓐十有五年而不能興念催事他人必不能詳因口授其子倩厯書顛末示余余採次而爲之記嗚呼自讀書學問之士身居窮阨或不克固其前操者有矣催以一女子幼艾守貞備厯百辛至白首不渝其志可不謂難乎催于夫族無一可倚來歸其母而母之終事願復倚催以

辦人苟克自敬勤無不可以自達其志世徒諉於力之不足聞催之行事其亦知所自勵也夫

聞人女貞節記

聞人女者會稽學生瑞之女瑞字亮文與曹州太守呂君崇信交善爲佐其幕務會同縣蔣某卒官曹州司獄貧不能歸寓家於曹遺孤某幼而慧亮女愛之字以女爲攜入郡署讀書乾隆三十四年女年十六太守君曰可嫁矣盡逆於署而嫁諸亮文不敢太守君曰君女卽我女何自外耶乃親往逆女比至而蔣死先是亮文有姑許劉氏未嫁而寡守貞三十年以歿乾隆九年詔爲建坊以旌其閭女幼嫻姆訓又素知其祖姑事從容語其父曰父往來數

千里逆女至此爲歸蔣也今女夫雖死姑猶在請歸侍老姑以畢吾父許蔣之志父曰是不可不請命于汝母乃從父南歸會夫與舅喪繼至女泣拜其母亟請歸蔣父母諒其誠懇遂許之卒令歸蔣以成其志王子曰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解之者曰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旣葬而除也古者婿有父母之喪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旣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又古禮女子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夫免喪弗取則嫁之況于夫死乎嫁未三月義猶不

繫於夫况其爲未嫁者乎聞人女奉其父命來嫁所謂取女有吉日而夫死者也服衰往弔旣葬而除之可也歸於夫氏以老禮之所未有也雖然聖人制禮期於盡人可行故不以難者強人至於高明貞亮之姿有特出於恆情之外者聖人要亦無禁焉昔箕子詔微子以出迪而其自言則曰我弗顧行邇人貴自達其志而已其行事豈可以概論也男女之倫比於君臣之義世謂士必委贄而後爲臣而伯夷叔齊未受商辛一日之祿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許其仁使聞人女得遇孔子豈非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者乎初女之祖姑旣歿其夫之族憫其歸劉之志未遂也迎其柩附葬夫冢又爲立嗣以祀之女今歸蔣以奉其

姑以昏義婦見舅姑之禮推之女已成婦順矣立嗣以奉其夫祀宜尤爲禮之所不禁余爲記成女之爲蔣婦且以告其夫族宜爲立後以慰其志者也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二終

侯官年家子何西泰訂

祗平居士集卷二十三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書事

書寶雞軍事

奉天徐公諱萬詵以康熙十四年五月由雒南知縣調任寶雞時吳三桂爲亂遣將楊文茂黑邦俊陳懋功等自蜀入秦據漢中鳳縣屯兵渭水之南北犯寶雞公雖司土官不與兵事顧自以世隸旗籍誓不與賊俱生乃於簡練民壯之外別出私財募敢死士五百人畜爲家丁有急輒持矛前奮五百人皆從之縣東南百四十里曰號川西通漢中鳳縣東通斜峪及岐山扶風郿諸縣爲寶雞要地賊遣

人勾引村民授以僞職分路給劄公知莊頭蒲國祥等悉爲所煽卽親書諭帖往招國祥感動遣子蒲德赴縣投誠公賞勞訖卽令賫示遍招諸堡八月朔僞參將蒲國祥及僞游擊都司各一人僞守備四人各賫僞劄來歸得鄉兵千有一百四十名男婦六千八百口諭令各守保寨以拒賊兵有八魚塢奸民王從化爲賊散劄公令縣丞沈天祥密計擒之申報上官隨卽奉文正法自是不軌之徒始戢八月六日振武將軍馮某率兵開棧檄縣修治道途公夜率工役由益門鎮南抵煎茶坪修補壞橋剷除草石窮兩日夜之力督理全竣九月賊將仰天池犯九龍山公冒險前驅與賊對敵前隔一溝賊兵鳥鎗四發公立馬不動麾

家丁奮勇踰溝賊遂披靡奔竄公又選捷足數人厚其廩餼令四出偵事十二月二十二日賊兵二萬餘由觀音堂出益門鎮公先期稟知都統爲備二十三日都統鄂某阿某及馮參將等領兵渡渭從西南大路擊賊賊從東小路分兵潛遁公麾家丁民壯截其去路矢石交發橫屍二百有餘墮崖落澗者無算奪得鐵盔一十五頂皮盔二頂鐵甲二十五副絛甲五副鳥鎗六桿拐子鎗四桿大旗一十二招降僞官自副將任得旺以下六十五名賊旣大敗乃遣人乘間投書拆去外封見內有周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總府封十二字卽赴都統軍前會八旗官公拆內係僞都督楊黑陳等招降逆書公報知督府馳檄嘉獎許爲具題

以彰忠愍初官兵渡河勦賊賴浮橋以濟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夜賊遣人斷其旁絙橋舟悉解公於戊夜趨赴河干督丁牽挽散舟躬與沈丞昇運木版村民感動爭來助役自平旦至隅中橋成如故時馮參將先於石嘴頭隘處渡河殺賊橋成賊懼後兵繼至相率竄歸山穴論者謂渭河三里之廣脫非橋成頃刻卽勝敵後官軍亦無歸路萬一仍從隘處渡回賊伺半渡邀擊保無腹背受敵之患以是凱旋諸卒無不爭頌公功推爲第一三月二十一日從擊賊兵生擒一十六人又往益門鎮捕獲奸民劉光垂一人蓋賊逼河干詢由光垂勾致前此浮橋之斷則水夫皮才同與其謀後二日并獲皮才梟其首於河干自是奸民無

敢有窺覬浮橋者時逆鎮彭黑蘇等調取南山諸黨齊集益門約於六月十六日遍掠河干諸堡直犯寶雞潛于益門鎮西路掘陷馬坑分布梅花椿覆土其上誘我兵深入至期賊衆五千餘出犯邵家山公爲官兵前導禁毋得由西路從東北直搗其巢又親率丁壯繞出紅崖堡後頂占大兵歸路以防賊兵邀截晡時賊大敗我兵振旅而回自邵家山大捷後三日公又密劄往招僞副將楊天寵天寵久署僞職擁兵馬峪河石關子公知爲賊所脅非其本志特遣人賁諭招之先是川賊盤踞河南以嶄嵒爲窟宅以草樹爲屏障以廣散僞劄爲其羽翼而益門鎮則爲其出入門戶及是姦宄悉除羽翼旣翦始議大舉滅賊七月六

日公親率丁壯爲官兵前驅攻破益門鎮賊棄城南奔窮追至二里關收兵自是逆賊盡數奔逃而諸村民被脅者猶懷反側公于賊遁之次日過河自廟溝厯談家村一十五堡招撫難民一萬二千餘口其他離城遠者民多竄匿山谷不敢出公又兩次渡河招撫通前三次渡河共收復堡塞六十二座招撫難民七萬餘口其陸續招降僞職文官知縣田珽以下六人武官游擊毛開祥以下二十二二人僞副將楊天寵接公手諭隨請束身歸順公遣沈丞往撫之天寵親率諸屬僞游擊二員僞守備千總五員僞把總四員兵二百名各賫僞劄及帳房器械諸物于十八日進城投見後四日關西道劉某親詣寶雞慮各寨猶有遺

孽挾公自隨公由南山楊家河至胡唐山六處又招撫偽職文官自道員以下五員武官游擊以下三十九員兵二千二百三名繳出偽劄及帳房軍器一一申報督府公蒞任二載與逆寇相終始每戰營中獨催地方官前行公亦奮不顧身數爲導引十五年二月獨率丁壯至廟溝堡救回被虜難民去大軍四里幸不及於難先後招降偽職惟蒲國祥等來歸經督府具題得予紀錄二次他若修理橋道舉首逆書蒙將軍內院大臣及督府嘉獎並許題叙不果石嘴頭之捷報疏削去成橋一事東小路之捷公所殺獲最多皆抹去至賊退後招降從逆官兵及撫插難民諸功悉爲總兵官費雅大攘去是年十一月總督哈某具題

公名遂不復齒及

書趙資事

趙資濟寧人中永樂二十一年鄉舉爲昌黎教諭有農家子張文質幼而好學父強之農不可予杖逃匿學宮資憫而收之召其父謂曰我爲若教誨飲食之不以累若何如其父曰朝牧牛暮拾薪我方賴其力以爲養何累之足云若去習他業而曠其事吾累斯大耳公欲教之則請賃傭以代其事資笑而許之竟爲賃傭以代其事後文質學大成登進士第成化十五年歷官禮部尙書資卒文質疏陳幼時教育之恩乞解官爲服喪以報廷議以故例所無禁不許

書濟寧王勣事

濟寧有王勣者家貧少喪父負同里倪氏金倪未嘗言勣獨微知之顧未知券數多寡久之勣家稍稍振因戚友求倪券爲驗議還其金倪恚曰王君乃不長者我我豈向王君索負者後王氏客抵門求券者數輩倪悉飲以醇酒且縱博極歡終不得開說券驗事最後請鄉進士靳宗著等三人抵倪氏宗著大言曰今日爲王券事來不博不飲速檢債目示我否則我不去乃強與登樓檢債籍故簾中得王氏債目五百金宗著不意王負多若是頗色沮三人者瞠目視倪曰我非向王君索負者君等固持我今爲王氏計宜如何唯命可耳曷言債目靳還具述其語勣熟視靳

曰君以我爲償金而求讓者乎因泣然泣下曰此我亡父
負也縱倪君能讓如吾父地下反側何居二日卒滿其數
歸之爲文祭告其父召戚友與知其事者大飲餽極歡而
散時滋陽牛運震知陝西秦川縣罷歸貸其同官金不能
償聞之自愧弗如後十餘年余修濟寧圖記得其事爲採
次運震語書之噫世人稍有毫毛得失輒至動色而爭勦
不甘受讓固爲克終乃考之事而貸者之不競其亦可謂
賢矣余兩述其事旣以著濟寧風俗之厚亦兼爲來者勸
焉

先祖顯伯府君遺事

我王氏世居嘉興縣收字圩之蜚浜高祖曾祖再世居平

湖至我祖顯伯府君復居嘉興之新豐鎮以貿布爲業去
蠶浜三里所其二弟仍居平湖府君天性孝友母亡時二
弟皆幼府君撫之以長時 國初重逃旗之禁一旗人逃
後被緝自言亡至平湖曾匿王承章所王承章府君仲弟
也有檄下縣逮承章赴按察司獄過新豐值府君貿布往
郡歸始聞之卽盡懷其貲往省救弟祖妣蔣孺人曰子幼
家無壯丁往省見叔卽歸無久滯府君泣曰吾弟在獄吾
安忍獨歸弟一日不出獄吾一日不歸也至省追及其弟
將入獄承章遽遣去曰獄卒知兄在苛索將無已慎母親
送及明承章受禁卒之虐遣人至寓扣門趣府君往救獄
卒始復善視承章後數月事白府君躬負其弟以歸始出

刑部
卷二十三
獄垢甚府君負至澡堂躬爲浣沐其慈愛於弟蓋父子如
也曾祖瑞卿府君卒府君買地營葬獨力任之不以委二
弟至今瑞卿府君墓田歲賦皆府君子孫承納其後府君
年老承章與季弟承芳追記舊時錢物往來之數欲與府
君計多寡府君呼吾考敦靖府君至榻前歷舉承章強歲
遠出十有餘年周其妻若子錢米視所索之數有倍焉并
前此獄中諸費亦開示之承章愧悔痛泣曰吾眞爲中山
狼矣至今族人負恩者必舉中山狼爲誚訶蓋始於承
章之自責也蔣孺人性尤慈愛撫二叔如子蔣孺人卒年
七十四二叔皆頭白擗踊哭泣若孺子瑞卿府君生長平
湖常就食二弟所府君迎養不能致因以半歲膳資供其

遊讌之費瑞卿府君謂府君善娛其意府君長身古貌篤
於仁愛里兒幼孤無倚輒爲收養之有童昌侯者撫育最
久旣長而後遣去昌侯事府君畢生如父常以正言莊論
誨人不肯爲誑語然詞氣巽婉如恐傷之故人人相與感
其意元啟甫能語卽口授以書故雖未就傳凡小學中古
事及四書篇第周易六十四卦圖畫名次厯厯能識之一
日見驅拍蒼蠅厲聲叱之元啟惶懼色變無措府君徐諭
之曰物類無不貪生以吾人畏死之念推之雖一草一木
不宜損折况生命乎蓋元啟惟此一事曾觸府君之怒旋
復以溫語撫之其他從未見其有疾言遽色時也府君嘗
舉里兒游戲事相戒元啟詭曰無之府君曰汝必不爲此

東坡志林卷之二十一
人有言者吾力爲汝辨然汝向後切勿與若輩逐隊而嬉
語雖與婉然受之者雖撻市之辱不加焉其善警發人類
如此

書徐貞女事

徐貞女者常州武進人金華知府崑之女也許字江陰學
生朱勳勳死貞女請歸朱守志時貞女父遠宦浙東家人
不能止則緩之曰須父命至行行未晚也貞女曰以女許
朱有成命矣須再命乎因服纓往哭旣至遂居次不遷時
朱氏唯勳後母在堂勳長兄喪婦寄其孤外氏遠客京師
次兄夫婦繼歿後母賴勳以養故其死哭之尤哀貞女至
則慰之曰子雖死婦猶子也乃晨夜力作以奉其姑未幾

姑沒夫兄客死京師遺孤寄外氏者曰永培長爲贅婿于蜀持朱氏門戶僅貞女一人後永培以納粟干祿故又鬻其居他氏貞女乃遜歸母氏母氏爲僦屋居之先是勲死貧不能葬及貞女戚黨共欽其義議爲舉葬貞女曰夫有何德而煩人代葬若以我故是以節爲市不可力却之因積女紅所入垂十年卒葬其夫先塋又啟其舅穴而以後姑合葬焉旣歸郡城歲時祭掃必親赴江陰至墓所爲整土石剗榛蕪必哭失聲而後反貞女歸朱守志時年二十四求可後勲者族中昭穆皆不相當因以已兄之子順基奉其祀後永培有二子遂取其次子璽與順基子城並爲嗣孫及永培攜室歸自蜀益貧窘依於貞女尋卒爲營喪

葬恤其遺孥郡人士尤義之乾隆三十一年貞女守節二十七
年矣有司上其事 詔爲建坊以旌之而金匱令韓
錫胙與貞女父有同官之舊爲文以記其事及是其所撫
兄子順基出以示余余爲探次其語書之錫胙又言貞女
淚漬夫棺漆之不滅及舉葬距勳死十年淚痕猶黝然可
睹記言舜死蒼桐二妃泣涕染竹竹盡斑其事信不誣哉

書楊連氏事

乾隆十七年二月十四日余有事往界竹過坊頭一嫗跪
哭道旁出其所攜布囊中血衣數襲皆寸裂無完縷驗其
迹黯然不可辨識云夫楊姜奴爲仇者所殺柩今未葬乞
爲之驗叩其由來事隔三十有六年矣殺人者吳宗聖吳

成皆前死其事合邑通知而前官受賕枉法致此嫗銜冤
莫雪殊可怪歎余好言慰遣嫗乃大哭云聞吾侯爲縣有
屈皆可得伸故來奔訴奈何見拒聞其語愴然不能爲情
因於回縣日賞銀四兩令從事楊值經給與爲葬費越數
日從事以銀來繳云嫗知給葬之資哭不肯受曰我寧死
守此棺需之異日也嗚呼自其夫死至今中間宰士不知
更幾何人未有爲之申雪者及余之至已恨後時而莫及
更歷數年卽此嫗之存亡亦不可知顧猶謹守血衣藏其
屍柩於家冀有察其冤者爲之驗其迹而開棺一檢也其
報仇雪恨之志之死不移於古忠臣烈士君亡國破而排
徊草澤終思一當以摠仇人之胸者何異余憫其志而深

異其爲人書此以誌造化之缺憾而已抑三溪吳氏世濟其惡此嫗之子若孫將來受其凌虐者更未可知令執此爲據如吳氏有虐及其子孫者尙望後日司土之官憐此孤遺一爲懲究也老嫗者連氏其夫棺至今未蓋歲時啓棺而哭其屍肉尙不腐云

題跋

讀詩旨括跋尾

代

吾家世治毛詩而同姓叔祖禹門先生最稱精博著讀詩旨括一編發明刪述之大旨橫豎鉤羅辭慳義闊程子所謂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者得此疏通而證明之三百五篇如髮在櫛矣先生爲故明萬歷時人癸卯膺薦書入太

學廷試第二得官縣令未選調以卒其生平孝友端慤爲邑里所矜式 國朝康熙初嘗舉祀鄉賢會遭耿精忠之亂事寢不行其遺行之可紀者如請復龜山祭田議建五經書院有功先儒後學邑人至今稱之是編卽先生掌教經院時所著予得之先生孫樗園兄所兄諱皇謨順治丁酉歲貢選訓詔安課士有法學者宗之其子上選能讀父書予以是編兄所手錄遺澤存焉因舉以歸之附著其始末使知家學之所自云

題示兩兒書稿後

余幽居南劍日恐老父念我而悲則令兩兒子更進迭侍爲歡笑以娛之又恐童騃無知識不能生發議論作晁院

之鳴以說吾親則思所以掄其中心之壘壘者輒就淺近義解故設難端使之窮索先余已已在京師尙珽書來自言頗知易義今故卽以易義曉之爲示六十四卦覆變之義使求邵子三十六宮之旨又詰以中爻互卦所得使知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至尙繩年更穉小昨歲授以管氏弟子職篇尙未卒業然好究心算數每獨坐輪屈五指左右顧視默記加減所成之數諸長者知其如此錯舉試之往往應口能答故余亦姑爲算數以曉之算數之法任舉若干數方列成圖交易其半縱橫計算得數皆均然其圖自二三始自二以上缺焉余謂二二相耦交易其半上下二列得數亦均特創爲二二圖以爲數少易記便於童

稚之推求然自四數既列於對方交錯觀之見其中得隱
含五數又周旋相生得七六八九之數又內外交錯觀之
得中位之十數然後取其內層先列之四數交易其半而
河圖之象數以呈則此四數者實河圖象數之始也因題
其篇曰河圖始於一二三四論而書以貽之噫兩兒日漸
長大余不能延師訓課之又無由親授之書而教以句讀
徒以一知半解導其聰明而束其逸志歸熙甫云非有
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獲子其子每一念之惶疚何已

題嵐陶錄後

往余論文恒斷斷雖親故不肯有所假聞者惡其指切輒
至退而毒詆惟嘉善錢丈舟勲與余聚崑山五年始終無

閒言錢丈先輩成德卓然爲後進師顧于余多過獎之語
余雖不足當其意然其愛我出於至誠非虛也自前歲錢
丈館松江之張堰余獨處崑山甚無聊益不復作文強作
亦不佳汪生廷楨不諒輒私錄文若干首余見而醜之題
之曰鮪陶錄頃錢丈自松江來索余近文無以應遂舉此
畀之余向嘗有志於此而苦於過用其心今則精氣日耗
無復往時壯志錢丈倘舉以示人向之毒詆者今亦可釋
然于我矣顧錢丈愛我之厚而覩余近文如此得毋哀其
不振已甚而爲之傍徨與歎乎

題謝樸菴狀後

將樂謝宏基以其先考樸菴翁之狀示余乞余一言爲之

贊翁生六月而孤稍長從里師授章句貧不能卒業棄而爲賈然性好書雖爲賈手不一日釋卷凡星厯醫藥卜筮種植之書靡不畢究尤殫心青囊術母死凡三葬得吉日我非求後福也願人子事死如事生凡燠寒燥濕在視固不可不審也其先世葬地未善者悉改葬之曰吾先人蚤卽世吾爲終其未竟之志雍正六年母汪孺人以節孝被旌翁棄產建坊以稱 朝廷崇獎之意坊成家計索然顧宏基語曰雖茹齏粥無憾矣嘗自爲壽穴卒之前二月猶登山相度形勢歸書其首趾向背之宜以授其子翁性敏慧多技能凡奇巧戲玩之具一見卽能通曉倣而爲之無不曲肖語及堪輿家言尤終日不倦昔唐荆川爲吳希

孟父作傳獨稱其精於脈翁爲人孝友與人交樸誠不欺里中人至今有稱之者顧其於堪輿之書尤所篤嗜余故特書之然翁之克精其術蓋本於求寧亡者之肌骸所謂事死如事生者卽其人孝友大畧亦可概見矣宏基與余同領甲子鄉薦故事凡十五省同薦者皆謂之同年故余與宏基爲善宏基博學工文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其異日所成未知與希孟孰爲先後而余愧無荆川子之文以發揚其先世之幽光以是諾其請者踰年而未果及是宏基來理前諾勉而書此用附家狀之後云

題畫蘭

幼嘗戲學寫蘭非能得其意趣書窗浣壁畫蚓而已今老

大復作少年狡獪已自可笑又禿頰宿墨信意塗掃色韻
俱枯殆如陳根宿莽非復九畹所滋真可謂無實而容長
矣美其稱者或以爲此澤畔之靈均行吟被髮狀故如是
但恐見之者益慨然有何故至斯之歎耳爲楚聲以弔之
曰何九畹之芳叢奄離披其若此嗟採佩之無人空委棄
於荆杞類靈均之放逐行被髮乎江濱容枯槁而色悴徒
抱潔而懷芬嗚呼蓊茸紛植兮棘枳成林獨含芳而自媚
兮夫亦奚恨乎幽沈

題揭柏區書扇後

余昔承乏將樂識柏區揭先生先生於文學爲老師余延
課義學諸生頗有所成就癸酉夏別一年餘矣先生來視

余於南劍州之僧寺執手歎然畱與其飯及暮乃去旣去
念無以爲別爲書法言學行篇數節以贈於戲務學不如
務求師先生駕孔子之說金口而木舌卓然爲後進模範
彼有刀有王者曷不就試其礪錯而顧自安於無用乎

題程東崖訓子冊後

心一而已原其初者曰本指其善者曰良本心無有不良
間以後起之私卽良者反無以自顯故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古聖人精一治心要期無失其最初之良者而已余
同年友程君東崖幼承祖考之訓凡其措之於躬施之於
事者總以不失其初念之良爲準故其治利津也民愛之
如父母改調嶧縣嶧民愛君如利津焉歲癸巳升知安吉

州自嶧入 覲還過利津時君去任餘一載矣民歡迎填
道爭前問安否且其指其顏狀豐澤爲慶悅其得民如此
孟子謂舉斯心加諸彼非其明效大驗歟夏六月旣望將
赴安吉過余樂陽書院以其訓子之冊見示余謂推是心
也以之盡人性盡物性無難者蒞官行政之方悉備於是
矣區區保世承家又安有昔人所云祖先成立子孫覆敗
之慮也哉因採尙書孟子之義爲之證明其旨而書其後
以歸之

題沈石田畫

董思翁畫禪室隨筆謂石田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疎
者異趣今觀此幅氣韻蕭遠殊復不減雲林乃知能者固

不名一格時乾隆丙寅重九前四日郁生印殊出所藏元
明名畫凡數十幀示余嵐光雲氣浮動窗几崗迴嶺複目
眴神眴幾於登太華之巔震掉戰慄不知所反末得此幅
心胷曠如不覺頓開殊境山頂一亭翼立林杪竟欲拖筇
杖聳足一登不自知身之在圖外也率題歲月并系以詩
山骨秋愈瘦木葉疎更撼巖闕渺孤亭遙遙向空碧